

揚子法言增註

九十

□ 13

3042

4 止



揚子法言卷之九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君子第十二

君子純終領聞

顏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不

失令名也○司馬光曰領即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

朽故蠢迪檢押顏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

宋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司馬光曰檢押當作檢押

水切戶旁開聖則司馬光曰開通也君子誤君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

弼中而彪外也

李軌曰弼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司馬光曰弼普

耕薄前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

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

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吳祕曰般輸之激矢猶君子之言行

素習於內發中繩準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

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李軌曰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

故剛厲其志

○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

李軌曰樓航不挹漿

衝車不載薺增薺當作薺薺薺同周禮醢人註凡醢醬所和細切為薺一曰擣辛物為之辛物董蒜之類衝不薺言衝車不可碎和董蒜也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

周於小乎

司馬光曰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

曰斯械也君子不

械

司馬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或問孟子知言之

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宋咸曰允信也蹈行

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

其知異於孔子者也

司馬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

異乎不異

李軌曰道同仲尼也

○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

悅也

李軌曰彈駁數家悅合於教○司馬光曰宋吳本悅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悅佗括

切可也○增註可也當作合也

至于子思孟軻詭哉

李軌曰譏此則乖詭

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

司馬光曰言荀卿亦述孔

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爲不異增言前聖後聖其揆一也牛

玄駢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李

曰色純爲睟○宋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司馬光曰睟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

乎其不可形也吳秘曰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司

馬光曰玩當作利音完謂廉而不劇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淪當作倫字之誤也倫理也純淪即縝密也禮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劇義也垂之如隊禮也疏云玉體垂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或問仲

尼之術周而不恭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李

曰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司馬光曰周而不恭謂禮儀周備而無閑泰○增周密也泰寬也曰

仲尼之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吳秘曰爾

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

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吳秘曰西北

貉而不返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岷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云沱東行○司馬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增淪沒也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

聖人將有取焉宋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

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司馬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

可淮南鮮取焉爾司馬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

必也儒乎增言必求淮南之所可○乍出乍入

淮南也李軌曰或出經或入經者乎○吳祕文麗用

寡長卿也吳祕曰相如文多愛不忍子長也宋

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曰者

偵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

吳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司馬光曰仲尼稱管仲

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吳祕曰

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增傳如字宋咸註解傳書為傳記之書非是

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宋咸曰夫巫左道

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

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或

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未俗使

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司馬光曰音義曰天

復本人作又是○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

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李

曰吁者駭嘆之聲丹青初則炳然○或曰聖人

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增聖

道若天此一句曰聖人固多變司馬光曰聖人

應物如大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

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

司馬光曰行下孟切

未得其所以

行也

李軌曰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

聖人之書言行天也

司馬光曰行下孟切

天其少變乎

吳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

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

多端也

司馬光曰謂問同答異理或相違

曰子未覩禹之行水

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

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于理

吳祕曰隨時制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

或問聖人之言揚子對以聖人之行蓋言行相喻之意也子路冉有同問聞斯行諸孔子

所答不同公西華或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凡此類皆

避礙則通于理之義也○君子好人之好而忘

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

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

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

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

孳孳而不知勸者也

司馬光曰勸與倦同殷中不言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

增殷字訓正訓中皆是蓋中則正正

易子法言

二五

則中堯典以殷仲春禹或曰進退則聞命矣增

貢九江孔殷其義可見退當作請問退進曰昔者顏淵以退為進天下

鮮儷焉司馬光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學不倦是以退為進增儷

韻會郎計切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司馬音麗並也

揚子謂聖人不遁于世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

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或曰人有齊死

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司馬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

其有懼乎司馬光曰懼謂有憂患不信死生齊

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司馬光曰囂許驕切

人好生惡死苦貪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者信然齊等則聖人

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言耶○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

通人曰伎增伎謂落下閭耿壽昌之屬按堯舜之代授時為政之始其所謂通天地

者似與伎不異也然聖人則就人事而知天地大德能修人事以贊其化育至此與技懸隔蓋

重在事之上○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

人與之司馬光曰自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

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

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

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司馬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

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司馬光曰龍龜鴻鵠性

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增○或問人言仙者

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

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司馬光曰文王葬

城之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

子之彙矣司馬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

子之彙者人亦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

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

耻一日之不生司馬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

人務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司馬光曰安

長生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

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司馬光

之人喜妄說增囂囂衆○或問仙之實曰無以

為也司馬光曰有與無非問也吳祕曰天地之

而問有有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

惶乎不惶李軌曰惶暇○宋咸曰忠臣驚騫於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司馬光曰惟修曰回牛

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同之殘

牛之賊也焉德爾

司馬光曰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

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

之德當作得

司馬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冀得妄壽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

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司馬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

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司馬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揚子法言卷之九終

揚子法言卷之十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孝至第十三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

四表之歡心

吳祕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其道甚大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誤孝至

孝至矣一言而該

增一言猶言一字該古哀切備也兼也言兼備百行也

聖人_毛不加焉

司馬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父母子之天

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

裕於天地

宋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

矣_吳祕曰父母有饒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之裕不裕

矣_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是

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事父

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

之謂也孝子愛日

司馬光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

親惟曰不足

○孝子有祭乎有齋乎

李軌曰祭嚴齋敬孝子之事

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

李軌曰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

謂祭如在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

吳

曰見其居處語笑所樂所嗜謂思見之

是以祭不賓

宋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

精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司馬光

人而不祭豺獭乎

李軌曰九月豺祭獸正月獭祭魚豺獭猶有所先人而不

祭豺獭之不若也

○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

李軌曰生

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無是父

曰吳祕

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剛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司馬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

也兩乎

吳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增必也之也衍

曰與堯無

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吳祕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

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司馬光曰父子俱聖

尤○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

也人曰偽如之何

宋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縕破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

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

曰假儒衣書服而讀

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宋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

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

月者時禮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

或曰何以處偽吳祕曰為

之則真何

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

以居偽宋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

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

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不為名之名其至矣

吳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

為名之

名其次也

司馬光曰畏惡名慕善名猶有所耻

○或問忠言嘉謨

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或曰邵

如之何

司馬光曰問稷契臯陶高不可及奈何

曰亦勛之而已宋咸

曰言欲繼稷契臯陶者當勛勉其道而已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

司馬光曰庫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入於狙詐矣○堯舜之道皇兮

吳祕曰

夏殷周之道將今

吳祕曰

而以延其光

今

李軌曰一帝三王光延至今增皇者大之極

上帝揚子以為堯舜克讓如天之無私故曰或

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李軌曰平

殷周以其伐

李軌曰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

五君應乎天順乎人

或曰食如螳

李軌曰喻

馬光曰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

增金朱解見學行篇按古人言貴顯多以金印

也侈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

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

李軌曰綸如青絲繩

銅皆有秩審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

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宋咸曰綸青絲綬也諸

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司馬光曰綸

古頑切又音倫增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細

之○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

李軌曰五

智信曰勉宋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矣增五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此揚子以一勉為所以○或曰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

李軌曰此力百德諧頑嚚李軌曰諧和也

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舜父母讓萬

國李軌曰以知情天地司馬光曰知與智形不

測謂司馬光曰陰陽不測之百人乎聖德聖智豈

能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禋曰若

順禋司馬光曰禋是支切敢問何謂也曰君

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李

曰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

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

暴亂其下也○吳祕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

而安其上法地也○司馬光曰光謂能顯忠遂

良安謂能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為

順美救惡事異亞之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宋咸

曰堯

舜常修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宋咸曰太戊武丁

其德見異而後修增史

記殷本紀帝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

暮大拱大戊懼而修德桑枯死而去其後武丁

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本末不修而存

者未之有也宋咸曰桀紂本末天地之得斯

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司馬光

曰天地

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

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

者在○吾聞諸傳司馬光曰傳記謂論語○老則

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歟

李軌曰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

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或問德

易子法言

卷之十

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增此章亦其○或

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

道不亦小乎吳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四海為

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增一人正心而○或問

俊拊洪秀曰知拊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

洪司馬光曰知哲當為拊知言拊能知聖人之

德行使穎出於○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

禮司馬光曰擬度也動則度其事○或問羣言

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

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

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吳祕曰習治習齊桓

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吳祕曰緼亦亂

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

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

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故習治則傷始亂

也吳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始亂

謂幽厲之時也○司馬光曰先儒多以爲周

道衰詩人本諸社席關習亂則好始治也吳祕

睢作故揚子以爲始亂

見亂世之事，觀始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恃荆以

服遠。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靺鞨北，女來貢其珍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吳祕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

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

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靺鞨北，女未詳，或傳寫之

誤。當言北靺鞨，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靺鞨，自曰呼韓

邪。後見漢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靺鞨。哀帝建平

四年，烏珠留若靺鞨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

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

國。○司馬光曰：靺鞨，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李軌曰：芒，武義璜璜

兵征四方次也。吳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

黃音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司馬

蠢，動也。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陷諸天

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最下也。此九論王者

御夷之道也。然也。增宗夷未詳。李軌曰：四方，群

夷也。溫公亦曰：四夷解宗，為四方不知何據。吳

祕則曰：猶言夷族也。是亦傳會按。唐虞三代蠻

夷猾夏者，三苗尚矣。其餘莫若北夷。漢書匈奴

傳：無耕田之業，肉食顏師古註：言無米粟，惟食

肉，故揚子罵北夷為肉食夷耳。猶指夷人衣鳥獸

師師其至矣乎。

隼殲殲未至也。

增麟之威儀，鳳之

師表喻帝王之德。

隼殲殲未至也。

司馬光曰：殲，財干切。增螭虎桓桓。

桓，喻霸者之武。鷹隼殲殲，喻疆

者之○或曰訥訥北夷司馬光曰被我純績李

曰純績續畫○司帶我金犀李軌曰金犀珍膳馬光曰續音會

寧鋤不亦享乎李軌曰嫌禮胡如此大盛也

單于也被我純績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

常珍之膳以安然餉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

南單于呼韓邪願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

黃金璽大官御食之類○司馬光曰享當作亨

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曰昔在高文武實

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為兵主今誓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

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吳秘曰高祖圍乎平城

武亟與邊略實為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

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

之哉○司馬光曰為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

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

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龍堆以

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

西李軌曰白太漠以北鳥夷獸夷李軌曰鳥夷

獸皮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李軌曰皆在荒服

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司馬

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

明之主朱厓之絕指之力也李軌曰朱厓南

所不為時皆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

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

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李軌曰否不也言不

衣裳之民也○司馬光君人者務在殷民阜

曰朱厓鳥夷故云介鱗

易

財李軌曰殷明道信義司馬光曰行致帝者之

用司馬光曰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司馬光

謂中國祭也晏也吳祕曰祭然明享于鬼神不

亦饗乎其祀也○司馬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

弊中國與遠○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

勞考載李軌曰日一日猶日曰功李軌曰周而

歲故曰功○司馬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

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溫公註是正

文一日之日當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

事則逸於道則勞司馬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

百姓人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來生生

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幾是其道勞也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李軌曰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以

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

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

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耻

何遜媚之有乎○宋咸曰成王幼大甲昏勢亦

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

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

之罪莽亦大矣○司馬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

帝之世莽專漢政自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大平

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進異己者誅

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

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

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
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
子爲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
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揚子據將
相之位不過即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也
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
已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爲
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
聘以爲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
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
或曰揚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
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
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況
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爲
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
戚於貧賤始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

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
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
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
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
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漢興二百一十
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吳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
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爲不
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
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
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
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
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
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司馬光曰
庶者庶幾
於治也 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

之輿服以表之復其并刑勉人役唐矣夫宋咸曰勉

當爲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復井田之未復
靡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
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如矣○司馬光曰容爲之
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
容飾表表其尊卑增說郭弓第三十二載潛居
錄曰揚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賈文自贍
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雄卒其怨家取其法言
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
其心跡者痛哉舊錄作按此說未必然余乃
以爲揚子望於王莽以伊尹周公而勸之爲漢
勤勞雖識其篡漢之志不可以諫猶冀悅之實
仁者之言也其不敢發隱買禍而寄美辭於法
言以喻之因謂假令王莽篡祚天下思漢未已
必有奉劉氏受命者以中興焉當其時禮樂刑
政如已所願則唐堯之治可復致也法言以是

終之實智者之識也而其言似勸王莽佐漢主
立是大勳故王莽置而不尤爲人仁且智如是
豈有屈膝於逆賊而殞命於投閣乎蓋揚子雲
者沒於王莽篡立之前矣谷子雲者王氏之黨
也嘗以病歸家及王莽篡立必應再起事之爲
其大夫也劇秦美新實出乎其手亦何疑焉爲
其同時而俱字曰子雲一則幸免一則不幸受
冤豈不悲乎

揚子法言卷之十終

實通八羊丙辰六月

寛政八年丙辰九月

風月莊左衛門

風月善六

林伊兵衛

柏屋喜兵衛

平安書舗

東京

吉川半七

同

大倉孫兵衛

同

小林喜右衛門

同

林平治郎

西京

佐々木惣四郎

同

福井源治郎

同

若林茂一郎

同

松田正助

大阪市東區南本町四丁目五十番屋敷

森本專助

大阪市南區心齋橋筋壹丁目六十七番屋敷

松村九兵衛

